

《孤勇者》等一批原创歌曲借由抗疫主题正能量视频闯入大众视野

# 对弈平凡的每个人都是英雄，都值得歌颂

黄启哲

“爱你孤身走暗巷，爱你不跪的模样，爱你对峙过绝望，不肯哭一场”。陈奕迅演唱的《孤勇者》，近期在全网爆红。这首歌不但有腾格尔、张韶涵、杨坤等主流歌手在综艺节目、自媒体平台竞相翻唱；更成为普通人拍摄短视频时使用最频繁的背景音乐（BGM），仅在抖音一个平台，相关话题就获得40.1亿次播放。

这首发行于去年11月，原本是动画剧集《英雄联盟·双城之战》的主题曲，缘何在近期冲破游戏动漫圈层，在四五个月引燃全网？一方面，其朗朗上口的旋律与励志奋进的歌词，经由陈奕迅的实地演绎，本身就是传唱佳作；而另一方面，“谁说对弈平凡的不算英雄”“谁说站在光里的才算英雄”这样的歌词，更与当下抗击疫情中，无数普通人挺身而出、默默坚守的现实境况相呼应，成为大众致敬医护、警察、外卖小哥等各行业奋战在一线无名英雄的真挚心声。

不止《孤勇者》，莫文蔚的《这世界那么多人》、张杰、张碧晨的《只要平凡》、尹昔眠的《落在生命里的光》，温奕心的《一路生花》等一批歌曲，都成为正能量短视频的热门BGM。这之中，有危难时刻彼此的守望相助，有运动员为国争光的燃情时刻，也有救灾抢险一线挺身而出的奋不顾身……这些歌曲虽不是为这些主题专门创作，却配合这片土地上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的真实动人场景，让人们燃起抗击疫情、勇敢前行的斗志，也抚平心中焦虑与忧愁，带来温暖与希望。

## 歌曲的“燃”，源自于创作者从真实经历中获得的生命感悟

曾有人感慨，近两年华语乐坛出现了被“短视频神曲”持续霸榜的尴尬局面。许多优质的原创好歌，被千篇一律的电音“洗脑旋律”所淹没。短视频的“卡点”逻辑下，歌曲必须节奏感强；而为抢占网友注意力，其编曲更是走浮夸躁动路线；歌词则干脆以大白话直抒胸臆，缺乏美感。

不过，《孤勇者》的走红，却打破了这一魔咒。作为原创好歌，其曲作者是创作过《大鱼》《微光》《亲爱的》《人世间》等一批优质影视歌曲的音乐人钱雷。词作者则是他的老搭档、资深作词人唐恬。参与《超级女声》《快乐女声》幕后工作时期，就陆续写出周笔畅的《笔记》、综艺主题曲《唱得响亮》等多首脍炙人口的歌曲。在不少乐评人看来，有着这样的深厚资历，成就了作品主歌大气深沉，副歌铿锵激昂的呈现，而经由陈奕迅富有层次、张弛有度的实力演绎，更是带给听者以酣畅淋漓的感受。

而歌曲的“燃”并不只是来自于专业人士的炫技，更源自于创作者从真实经历中获得的生命感悟。2012年，唐恬被查出患有鼻咽癌。“我从未想过放弃，只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走过。有父母母亲人在，就必须往前走。”十年抗癌

路，唐恬勇敢面对，更写下无数动人歌词。是激励自己，更是希望照亮他人，她说：“我知道孤身走夜路是怎么回事，希望可以拍拍同路人的肩膀，音乐里藏一句‘我懂’。”

唐恬的真诚与用心被网友听见、铭记。在网易云音乐《孤勇者》页面，许多网友写下自己的真实经历，这其中，有缉毒警察牺牲的故事，有莘莘学子中考、考研努力奋斗的故事，更有在一线采核酸采到双手红肿，靠着肌肉记忆坚持的防疫人员。正如歌词所说——对弈平凡的每个人，都是英雄，都值得歌颂。

而与《孤勇者》一样，借由不少抗疫主题正能量视频闯入大众视野的，还有《落在生命里的光》《你的答案》等新人原创。这些歌曲都摆脱了“神曲”创作逻辑的绑架，或以深情缠绵，或以热血炸裂，激励无数人。面对如此声量，《落在生命里的光》的演唱者尹昔眠与有荣焉：“愿我们都能遇到那束光，愿我们也能将别人照亮。希望我的歌能像光一样带给你前行的力量。”

## 正是这温暖的人世间，赋予音乐更长久的生命力

在B站搜索《孤勇者》，名为“【觉醒年代】孤勇者”的视频是相关影视剪辑中点击量最高的几则之一。电视剧《觉醒年代》的经典场面，经由UP主的精准剪辑，与《孤勇者》热血的歌词旋律产生

了强烈的共振，引得网友在弹幕刷屏“破防了”“泪目”。确实，比起游戏动画里击杀万马千军的虚拟角色，百年前那些在晦暗年代为国家为民族上下求索的仁人志士，让歌词里“爱你破烂的衣裳，却敢堵命运的枪”有了更深沉的意涵。慷慨赴死的李大钊、陈延年陈乔年兄弟，便是那身着“滥褻的披风”，在黎明之前振臂高呼，唤醒更多有志之士的“孤勇者”！

不只是影视与音乐作品，经由网友“牵线搭桥”下彼此成就。原创好歌更因大众创作的短视频内容，得以拓展歌曲的表达主题，因而拥有了更长久的生命力。《这世界那么多人》原本是爱情电影《我要我们在一起》主题曲。“笑声中浮过，几朵旧模样，留在梦田里，永远不散场”，这样的歌词最初是在讲述恋人回忆青葱岁月，获得心灵安宁的画面。可在抗击疫情的大背景下，当镜头掠过一个个“超长待机”过后，终因体力不支在走廊上休息的医护人员；掠过一线工作者，透过被汗水与呼吸模糊视线的面罩灿烂微笑；掠过为一线工作者送去物资感恩坚守的普通人，忽然就懂得了，“这世界有那么多人，多幸运，我有个我们”——原来我们每个人，都是彼此的守护。

这几天，王菲与常石磊合作演绎的《人间》又重新走入大众视野。这首《人间》是王菲1997年发表的作品。而这个演绎版本，则是二人在2020年“相信未来”线上义演中完成的。之所以延宕20多年又再度翻红，是因为当新冠病毒



的再度席卷全球，稍加改动的歌词“战胜疫情需要我们有始有终，孤独尽头不一定惶恐”，又一次在我们心中荡起涟漪。“天上人间，如果真值得歌颂，也是因为有你才会变得闹哄哄。”这句王菲昔日对襁褓中女儿的告白，何尝不是我们每个人对于彻底消灭病毒，重迎烟火人间的美好期许。

# 不断上新的“云展览”背后 博物馆观念正在怎样变化？

吴萌



▲浙江博物馆“丽人行”项目明年还预计推出线下数字展，图为效果图

因为近期疫情的反复，一些博物馆不得不临时关闭或重启限流政策。但博物馆仍然在用丰富多彩的形式发挥着影响力，以文化和艺术触及和浸润着人们的心灵。而且历经疫情以来两年多时间的发展，博物馆云展览正愈发具有想象力，不断更新观念，开创更多发展空间，让大众看到一种亲切、蓬勃的新趋势。

## 超越展览形式的云传播，成为文化阐释的给力手段

犹记2020年以前，博物馆数字服务的定位，是为实体展览服务：以补充信息的形式提升观众在参观实体展览时的体验，同时尽量减少对观展沉浸性的影响，特别是不能破坏观展秩序。“全景展览”也是常见形式，但是对这种形式人们更多的是顾虑，比如这样的云上展览大量丢失了五感信息，人们也担心这种形式减少了实体展览的观众，因而“全景展览”更多被看作“记录”博物馆实体展览的“工具”。

2020年初疫情肆虐，很多博物馆实体展览被关闭或是限流，各馆纷纷将展览“上云”。当时我们看到的一个常见做法就是“全景展览”。这也延续了此前博物馆数字化的思路。但是这时人们看到了“全景展览”的优势——除了超越时空局限性以外，观展疲劳也被降低。观众不仅可以在更舒适的环境下更舒适的姿势观看，而且还有语音导览降低阅读疲劳。展品信息的完整性也是一大优势，一件展品的背景资料、多角度的图片，甚至和它可以作为类比或关联的展品都可以以图片的形式出现。除此以外，相关的语音介绍，甚至由策展人亲自讲解展览的音视频、展览相关论文都可以集成到展览中。

新冠疫情使业内将顾虑转为接受，思路也逐步开阔起来。虽然“云上展览”损失了实体展览对博物馆教育氛围的塑造，缺少了人们认知学习中必不可少的情感感，但对博物馆教育素材的组织更加有效，而将其他领域的媒体形式引入博物馆也使人们耳目一新。顺着这个思路，博物馆的云上展览如今多姿多彩也各有优势。不论是小程序、游戏还是轻阅读，只要能完成博物馆知识的系统性阐释，博物馆的云展览越来越多元化，早已超越人们传统认知中的展览形式。

视频时代，不论音视频或是直播，都是进行文化阐释的有效手段。其中

直播更加“短平快”——英国V&A博物馆在快手举办云看展的活动，吸引了181.7万次观看；故宫雨中直播，有百万观众同时在线观看；国家博物馆发起的“全球博物馆珍藏展示在线接力”活动中，一些热门的博物馆吸引了高达300万观众观看。而经过精剪的视频则有更好的抵达效果——像是“故宫邀你云看展”系列视频，每集20分钟，由策展人带着观众参观展览；“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纪录片则以奇妙的镜头迅速抓住观众的好奇心；“每日故宫”短视频每周两次在微信平台带大家欣赏文物细节，伴着音乐与观众们互道晚安。

讲座是系统性了解博物馆知识的有效手段。我们看到疫情防控期间的苏州博物馆迅速上新了“苏博云观展”的内容，既有较长的讲座系列，又有七集短片《只有江南》，真正达到了以文化抚慰和滋养人心的作用。如果说纪录片和讲座的受众是成年人，那么在线视频课就是送给孩子们的礼物了。沃斯堡科学与历史博物馆的博物馆学校是得克萨斯州的第一个博物馆学前班，他们意识到学龄前儿童已经具备学习科学和自然历史的能力。疫情期间，博物馆学校的教学团队通过Zoom平台为孩子们提供线上教学，为学生在线布置作业并提供指导。老师们还制作了学习用品袋，送到学生手中。虽然疫情肆虐，但跨越了物理界限的博物馆为孩子们带来了温暖。

也有游戏和轻阅读、轻欣赏，《父与

子(Father and son)》用父子情为线索带着玩家们打开那不勒斯国家考古博物馆的一件件展品。前文提到的“每日故宫”项目也是每天推送一件故宫博物院的藏品。

除此以外，文明间的交流互鉴还在云端拥抱着更多的可能。去年9月至12月，哥斯达黎加前哥伦布时期文化与玉石博物馆和故宫博物院以展览作交流——“先民的世界：哥斯达黎加前哥伦布时期文物展”和“丹宸永固：紫禁城建成六百年”以云展览的形式出现在彼此博物馆的主页上。这样的交流形式对于因为疫情而隔离的人们是多么难得。

## 深度互联的策展形式，给博物馆人的观念破局

跳出物理界限，确实是云上展览的一个突出优势。这不仅改变了博物馆和观众的联结方式，也改变着博物馆的策展思路。

“丽人行”项目便是一个典型的案例。一年前浙江博物馆联合了30多家博物馆，以中国古代女性图像为主题策划了“丽人行”云展览，集中展示各馆藏藏品，数量达到1000多件。如果按照传统的实物展示方式，让如此多的画作汇集在一个展览中是不可想象的。不论是展厅因素还是经费因素造成的困难，都是难以逾越的，更不要说疫情造成的

沟通和运输影响。而浙博运用云展览形式轻松跨越了这些障碍，各家博物馆也不需要为借出和运输藏品而操心，只需提供图片和相关资料，便可共襄盛举。以“中国古代女性图像”为题材的数字人文研究和数据库搭建，也拉动了馆际的跨学科业务合作和数据共享新尝试。

如今这一项目正在举办线下五馆联动，回到物理空间，但又突破了普通的展览模式：不论线上还是线下，五馆一同宣发造势；从展品上，观众不仅可以在线下看到本馆的展品，也可以在展厅互动屏上查看其他四家博物馆展厅现场画面、浏览展品详细图文语音信息和“丽人行”云展览内容。联合宣发之外，还有联合“带货”，“线上”文创展示可引流线下的购买。

我们特别注意到，“丽人行”发挥了数字展览对观众研究的优势，通过预埋数据收集点收集观众行为，建立用户画像。这比实体展常用的观众跟踪和调研问卷都更具有实时性——如果设计好观众信息标签和知识图谱，可以快速筛选分析观众偏好，反哺数字展甚至实体展览的布局。

由此可以发现，从线下到线上再返回线下，策展思路的改变，能够给大众带来很多惊喜。人们对真实环境和“物证”的需要与虚拟世界的丰富不再对立，而是交融、互补、互相促进。数字化展览的轻松灵活，使它们更贴近每位观众；跳出物理的局限，真的成为博物馆与每位观众联结、交流、共建的平台。

(作者为故宫博物院副研究员)

前不久，书法学由原先隶属于美术学的二级学科提升至独立的一级学科，引发业内外关注。有待进一步提起重视的是，近年来，尽管书法学习正形成燎原之势——弘扬传统文化、书法进课堂开展有声有色，很多院校开设了书法专业，甚至于如今“书法”学科具有了普遍性，但若支撑起当代书法的发展，有不少不容回避的方面。其中反映出今天如何认识“书法”的一些偏差，留下思考的空间。

如今的书法，说到底就是“写字”，让人看到“写”的技术，却难以看到什么“法”。看到的“法”，不是在“吼”(所谓“吼书”)，就是在“射”(所谓“射书”)，还有形形色色的表演，以及商业利益的忽悠。这其实与书法的“初心”是背道而驰的。我们往往把书法看作精英艺术，毕竟在书法史上留名的也就那么几十人，从“二王”到“颜柳”，从“苏黄米蔡”到“明清诸名家”。然而数千年来，写字的人则无数，这其中还包括无数刻甲骨、写竹简的无名氏。无数写字人的字迹，与他们的著作、与他们的历史、与他们的时代、与他们的社会影响联系在一起时，都会转化为“书法”。可是，这些古代社会中无数写字的人都没有经过系统的、学科化的写字训练，所学也就是识字初期的“永字八法”而已。那完全是在书写应用基础上的修炼，是文化的涵养。

而“书法”如今高度普及，从小到老都在写字，但人们更习惯将其称为“写书法”。这之中一部分人是学习，一部分人是爱好，一部分人是休闲，还有一部分人是附庸风雅，更有一部分人是借此谋生、敛财，不一而足。其共同点都与古代书法的具体应用无关，既不用写信，也不用写文，能够用到“写”的可能就剩下签名了。

中国书法作为一门独特的艺术形式，是在一定范围之内发生、发展的，符合农业文明中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书法”作为中华文化走向成熟之境的一种文化载体，有着普遍应用的基础。“书写”作为中国文化的基础，一位识字读书有文化的人当他过了基础学习的孩童时代，那就是作文。此后“写”的水平提高是潜移默化的过程，不是通过写字的专业训练而获得的，这是中国“书写”到“书法”发展的基本规律。书法如果失去与美术、历史和文学之间的关联，那么，它仅仅是一种实操层面上的技术传授，就有可能促成今天普遍的唐诗词的抄写手。而这样一种技术传授的狭隘性，必然影响到书法整体的内在品质。

写字是文科类专业的基本素养，而非专门。随着现代化的进程，随着电脑、手机和语音识别等数字化工具替代手写，人们看到规范的美术字以及电脑字体一统天下，也看到牌匾艺术的丧失，这一切都说明书写已脱离基本实用功能，正走向小众化，从原来普遍的“书写”，变成少数的“书法”。在如此的现实

# 当『书法』成人文素养的基础 『书写』的意义将超越专业

陈履生

中，教育固然是挽回“书法”(实际上是“书写”)颓势的一种努力，但如何使书写的整体水平获得提升，恐怕还需要做很多。眼下，各类书法展览中呈现出错别字比比皆是、古人诗词张冠李戴等问题很是突出。例如在2021年第七届中国书法兰亭奖作品展开幕式颁奖仪式上，现场撒了一位金奖颁奖，原因是其抄错了此前的一幅获奖作品。这说明所谓的“书法”在今天实际上成了少数以此谋生的书写者的生存方式。在数字化时代，书法教育依然需要遵守中国书法发展的基本规律，呼唤具有丰富文化内涵的书写，以文化作为支撑。

今天日益小众化的“书写”在教育中的发展，重要的是让审美教育作为普遍性的教育方式，以此提高人文素养，从而在不同的专业之外获得人文素养的基础。而当回到“书法”的原点上，让它成为人文素养的基础，“书写”的意义将超越专业自身。

(作者为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造型艺术委员会主任、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员)